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生态批评的超越

陈茂林 陈韵祎

内容提要: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研究文学、人类、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批评,坚持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学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主张人类、自然与社会、人类自然性与社会性、人类史与自然史、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的有机统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新陈代谢断裂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建立克服人类异化和自然异化、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生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消解了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社会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使生态、经济、人类、社会成为辩证统一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实现了批评实践中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融合,大大超越生态批评,摆脱了生态批评对危机根源伦理和文化解释的抽象性,克服了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断裂状态及其在学理上不相融洽的困境,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现实性和实践性,是对生态批评理论的极大丰富和深化,提高了生态批评的人学品格,为生态批评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 生态批评 资本主义制度 新陈代谢 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公正 社会公正

作者简介:陈茂林,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生态批评。陈韵祎,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生态批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研究”(17BWW01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co-Marxist Criticism: Beyond Ecocriticism

ABSTRACT: Eco-Marxist criticism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that exists among literature, humanity, nature, and society. Maintain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rxist outlooks

on nature, humanity, society, and history, it advocates the organic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nature, and society,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humanity, betwee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and nature,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justice. It regards the metabolic rift between humanity and earth with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as the root cause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and believes that the way out of crises lies in an eco-socialist or communist society which eliminate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realizes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and nature. By dismantl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y and society,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centrism, eco-Marxist criticism perceives ecology, economy, humanity, and the society as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process of a dialectical unity, which mingles natural ecology and human society. Eco-Marxist criticism surpasses ecocriticism by deepening the ecocritics' abstract ethic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crisis, overcoming the rupture between their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solving their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Featuring systematization, complexity, realistic attitude and practicality, eco-Marxist criticism enriches and deepens ecocriticism. It improves ecocriticism's human attribute and broadens the academic space for both ecocriticism and Western Marxist criticism.

Keywords: eco-Marxist criticism, ecocriticism, capitalist system, metabolism, eco-socialism, ecologic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Authors: **Chen Maolin** <mlchen66@163.com> is a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1121),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cocriticism. **Chen Yunyi** <854680993@qq.com> is an MA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1121),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cocriticism.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近年出现的文学批评思潮,是生态批评的“红色化”,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绿色化”。其产生标志是2012年英国利戈纳尔、卡宁厄姆和德国克劳斯三位教授合编的《生态学与英国左翼文学:红色与绿色》的问世。尽管尚未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一术语,但该书的出版表明:已有学者进行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和初步理论的建设,生态批评一直忽视的阶级视角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维度受到重视,标志着生态批评的深化和拓展。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属于生态批评第二阶段的批评流派。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在哪些方面超越当前生态批评?其研究有何意义?本文将就此做些探讨。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背景——当前生态批评的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第二波生态批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重要流派,其产生背景除了全球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面临生存困境外,主要是针对当前生态批评所存在的问题。30多年来,国内外生态批评如火如荼。布伊尔把西方生态批评划为两个阶段(20-31)。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到90年代中期,“大体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胡志红2)。该阶段生态批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随着生态危机加深和生态批评发展,其弊端和缺陷日益暴

露。首先,它批判的目标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它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一文化认识有泛化倾向,对人类社会内部分野如性别、种族、阶级等重视不够,忽视了生态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根源,遮盖了生态危机真相,弱化了生态问题的现实关切,引起生态思想家和批评家的质疑和批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并不指“所有人”,只是“男人”特别是“白人男子”,妇女、有色人种、工人阶级、第三世界都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父权制文化的直接受害者。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男性中心主义”而非宽泛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只是部分人、少数人,不是一种普遍价值观念,带有明显的物种、性别、种族和民族歧视烙印。后殖民生态批评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紧密联系,实质是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土地和人民双重压迫和掠夺,实行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社会生态学家“将环境破坏比作普遍和广泛意义上的统治和独裁,包括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结构、私有制、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甚至单一民族国家。这些社会行为和机构建立起社会独裁和统治,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加权力和统治”(贾丁斯 267)。这些流派都对第一阶段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根源——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有生物学、认识论和价值论三层含义,生态批评所批判和主张超越的不是生物学和认识论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价值论意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理论核心是: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唯一相关因素,在设计和选择道德原则时,我们只需看它能否使人的需要和利益得到满足和实现;人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 and 道德顾客,只有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情感投射的产物(杨通进 162-63)。生态批评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至今没有彻底解决。

其次,第一阶段的生态批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批评,明显缺陷是把人看作地球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仅把人当作生物学意义的自然人,忽视人的社会性,淡化生态批评的人学品格,学理上似乎也行不通。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主要包括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 and 自然价值论三大流派,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或伦理、文化范式,强调自然的主体性和价值,对于消解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提高人类生态意识、摆正人类在自然的位置、反思人类当前价值观、发展观、文化范式和生活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谓人类认识的巨大飞跃,但作为生态危机的对策,它弱化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忘却了人与人的关系,似乎“自然关怀”有余而“人文关怀”不足,不够务实和有效,故遭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生态保护主义者、生态批评家的质疑和批评。对大地伦理的批判是“认为它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满足整体的利益”,利奥波德“好像对杀死个体动物以保持生态群体的整体性与稳定性表示谅解,但由于他还把人类描述为群落中的‘平等’的成员,似乎它允许杀死一些人,这样做会保持其群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及美”(贾丁斯 220),这一观点被称为“环境法西斯主义”。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是,它“似乎建议人类利益与其他生命的利益以及更一般的生物群落的利益都相同对待”,主张“人类利益不具有道德优先性”,有反人类倾向;《沙漠独居者》作者艾比曾说“他会射杀一个人而不是一只蛇”(贾丁斯 256)。对自然价值论的批判是它太强调价值和义务的客观性和超越性,排斥人的主观投射,这首先导致无法证明价值与义务之间的逻辑联系(大地伦理通过把人看作大地共同体普通一员而对大地具有义务);其次造成价值客体与评价主体分裂,从而使价值陷于虚无,因为“无论怎么强调价值的客观性,价值属性与认知意义上的描述属性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对价值属性的确认离不开价值客体对评价主体的效用,不管是物质效用、心理效用还是精神效用。价值离不开主体和客体,但它既不

单独存在于主体身上,也不单独存在于客体身上,而是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特殊关系中”(何怀宏 483)。这些问题导致生态批评的价值虚无性和实践不可操作性,阻碍生态批评深度发展。对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批评目标——人类中心主义和解决危机的方案——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催生了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理论。

最后,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深化和拓展了生态批评,但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了环境公正^①运动,生态批评界进一步提高问题意识,深化危机根源认识,反思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得失,突出生态批评的现实维度,调整学术立场,把环境公正问题引入生态批评,促成了生态批评转向。生态批评第二阶段——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两大流派——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产生,主张环境公正,把性别、种族甚至阶级等纳入批评视野,主张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资本家与工人、第一与第三世界应享有公平环境权利,平等和谐相处,一定程度弥补了第一阶段生态批评重视生态忽视人类、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轻视人的社会属性的缺陷,拓展了生态批评文本范围,开拓了生态批评研究空间,一定程度增强了生态批评阐释力;对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批评靶子——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把父权制中心文化、欧洲中心主义、生态帝国主义作为批判目标,对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生态中心主义既有赞同也有超越,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作为主要思想基础,一定程度增强了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根源认识的现实性,提升了文学批评的人学品格。然而,两种环境公正的生态批评主要还致力于文化批判,其现实性和实践性依然欠缺,对文学作为“人学”的本质属性中“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尚不够深入,如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与自然平等的强调,后殖民生态批评对人与动物真正平等的强调,都未对人的本质属性深入探讨,对人的类利益重视不够,对人类、社会、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探讨不够深刻,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乌托邦色彩。这说明,生态批评对其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依然不够深入,甚至二者还时时被看作互相割裂、彼此独立的领域,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不够深刻,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及其实现途径缺乏深入理论和具体实践探讨。

综上,第一阶段生态批评存在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催生了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第二阶段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不足,对危机认识有所深化,文本范围有所拓展,人学品格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理论缺陷,未从社会制度高度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未把自然、经济、社会、人类看作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对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认识不够,对解决危机途径的探讨有乌托邦之嫌。而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将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弥补这些不足。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生态批评的超越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研究文学、人类、自然、阶级、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批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在文学界的渗透,是生态批评者针对当前生态批评对阶级、经济、社会视角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维度的缺失而对生态批评进行的弥补和完善,是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重要流派。它把文学批评放在阶级压迫和生态危机语境下,把阶级、自然、文学、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研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改变自然和劳动阶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环境公正和社会公正意识,建立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克服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达到人类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目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批评在解决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端、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机制的批判和解决危机的出路方面,大大超越当前生态批评。

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的辩证统一,解决了当前生态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端。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都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要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生态公正,必须首先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没有生态公正,就没有社会公正;反之亦然。福斯特详细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马克思认为,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具有优先性,指人类史前自然或荒野,和处于人类认识或实践之外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560)。人类依赖自然求得生存,依靠劳动从自然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1)。人与自然密不可分,“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连接人类与自然的中介,人通过劳动实践而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不断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由此确证自身社会存在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05)。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实践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6),自然史与人类史辩证统一,人类、自然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的结合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87)。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包含人是自然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将自然纳入人类实践范畴,成为“历史的自然”,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人类史和自然史内在统一在一起,既不是生态中心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解构了二者对立,解决了两者争端。该思想基础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自然观、人学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使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实现人类、自然与社会、人类自然性与社会性、人类史与自然史、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有机统一,大大超越当前生态批评,可谓突破生态批评困境的根本。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实现了生态批评由文化向社会制度批判的转变,增强了生态批评的现实性,克服了生态批评理论批判目标的乌托邦色彩。当前学界对生态危机分析批判主要有伦理和文化角度,比如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批判,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对男权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的文化批判,有一定说服力,但具有抽象性,对于如何付诸实践的探讨严重不足,也没有将自然、人类、经济、社会、劳动实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生态危机,暴露出乌托邦色彩,对生态危机产生机制研究缺乏现实性。福斯特通过仔细解读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批判,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新陈代谢”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重要概念,指有机物将从环境吸收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体内所需复合物的过程。化学家李比希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英国城市和乡村分离导致人类与土地之间新陈代谢中断,土地里有机养料以粮食形式输送到大城市,大城市人口将消耗掉的粮食以粪便形式排泄到河流里,土地里的矿物质没有归还土地,导致肥力下降,使人口发

展和粮食生产之间产生矛盾。马克思批判吸收李比希新陈代谢理论,将之运用到社会领域及人与自然关系,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也包括物质之间的新陈代谢,认为圈地运动导致的城市化及其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和自然生态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2)。马克思还将这一批判拓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之外,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918-19)。奥康纳发展马克思的新陈代谢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理论,将其拓展到“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关系的研究,认为第一对第三世界自然和人民剥削和掠夺,导致全球新陈代谢断裂,由此批判资本主义对全球的生态破坏。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把人类、自然、经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分析生态危机生成机制,具有足够现实性和较强说服力,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实践意义,摆脱了当前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根源的伦理和文化解释的抽象性,避免了生态批评理论和实践学理上不相融洽的缺陷,克服了生态批评对于危机根源解释不足而呈现的乌托邦色彩。

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解决危机的方案上,主张革新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大大超越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生态中心主义伦理方案,也超越第二波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文化方案。生态中心主义批评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建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弘扬女性原则,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后殖民生态批评主张种族、人与动物、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与和谐,都有一定正确性,但都暴露出浪漫色彩,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案,更具革命性和现实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公正,就要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解放自然,解放人类,建立一个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生态和社会、社会公正和生态公正同等重视,其走出危机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上大大深化和丰富了生态批评思想基础和批评内涵,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生态社会主义分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之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之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基于东欧巨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主张公有制和生产者自由联合原则;赞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原则;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可以采取马克思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思想和手段”,提倡“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党,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刘仁胜8-9)。该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呈现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倾向。21世纪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前期理论有所反思、发展和超越,代表是福斯特和伯克特,主张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具有向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归的倾向,把自然、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有机联系在一起,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因而更具现实性和实践性,大大开拓了生态批评研究空间,弥补生态批评理论资源不足和理论与实践互不融洽的缺陷,是对生态批评理论的极大丰富和深化。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解决生态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争论,主张人类、自然、社会、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人类史与自然史有机统一,兼顾人类自然性和社会性,克服生态批评生态关怀有余而人文关怀不足的缺陷,消解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社会以及人类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使生态、经济、人类、社会成为辩证统一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弥补了生态批评批判目标的抽象性和理论诉求的不可操作性,克服生态批评理论困境和学理缺陷,推动了生态批评纵深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实现了生态批评从文化到制度和社会批判转向,增强了理论现实性,对危机根源的判断和解决途径的探讨大大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可操作性,避免了生态批评的乌托邦特性,使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在学理上合乎逻辑,提升了生态批评的人学品格,增强了生态批评阐释力。其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制度批判、对人的类利益的高度关注、对人类、实践、经济、自然、社会有机统一的强调、对危机出路的探讨,大大超越了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批评。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将给我国学界带来一次参与学术对话、构建学术话语、进行学术创新的机会。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第三世界环境公正运动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绿色政治中却处于边缘”(Garrard 30),这或许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西方姗姗来迟的原因之一。但在我国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界,该理论研究近年可谓方兴未艾。我们有富含生态智慧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这些都为我们参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构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我国将拥有广阔前景,成为研究热点和学术生长点。

注解【Notes】

- ① 环境公正的英文是:“Environmental justice”。国内的译法主要有两种:“环境公正”和“环境正义”。二者的内涵与外延相同。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uell, Lau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rans. Liu Bei.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Garrard, Greg. *Eco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He, Huaihong, ed. *Ecological Ethics: Spiritual Resources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Baoding: Hebei UP, 2002.
- [何怀宏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 Hu, Zhihong. *A Histor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Jardins, Des, J. R.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rans. Lin Guanming and Yang Aimin. Beijing: Peking UP, 2002.
- [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Liu, Rensheng. *A Survey of Eco-Marxis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7.
-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Complete Works of K. Marx and F. Engel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200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09年。]

Marx, Karl.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Rignall, John, H. Gustav Klaus, and Valentine Cunningham, eds. *Ecology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British Left: The Red and the Green*.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2.

Yang, Tongjin. *Environmental Ethics: Global Discourse, Chinese Perspective*.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2007.

[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许希夷)

俄罗斯文学

[英国] 卡特里奥娜·凯利著 马睿译

本书介绍了各种形式的文学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俄罗斯的民族文学是如何发展形成的?俄罗斯人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语言文化?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文学史写法,而是另辟蹊径,以俄罗斯文学的中心人物普希金为出发点,延伸探讨了俄罗斯文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俄罗斯人的作家崇拜、俄罗斯国内外对俄罗斯作家的解读、俄罗斯文学中的性别问题以及民间故事传统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等。